

大巴山作家群又一长篇巨著

继田雁宁、谭力《无法悲伤》、《都市放牛》后，作家吴太尚倾情奉献——

巴山儿女

吴太尚 著

西部开发潮文学丛书

一对巴山男女的都市牧歌
一条从山乡涌到都市的情人河

延边人民出版社

西部开发潮文学丛书

巴山儿女

吴太尚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肖玉梅

封面设计：刘梁伟

版式设计：朴贤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巴山儿女/吴太尚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2000.8

ISBN 7-80648-465-5

I. 巴... II. 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1050 号

巴山儿女

吴太尚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吉林市华南彩印厂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数：1-10000 册
2 插页 21.06 印张 50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465-5/I·141

定价：29.80

前 言

这是中国大巴山地区实力作家群，继田雁宁、谭力《都市放牛》、《无法悲伤》等名篇后，由作家吴太尚奉送的又一部反映大巴山儿女进入大都市“放牛”的生活力作。这是一部具有浓郁的大巴山及都市生活气息的作品，一部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特征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出生于大巴山的素质优秀的年轻恋人明玉石和白雪，怀着到大都市闯荡一番，开拓事业的美好愿望，来到天府城打工。由于明玉石英俊潇洒、才华横溢，白雪美丽高雅、多情娇柔，在大都市的人文环境熏陶下，两人的生活观念发生了急剧变化，原先在大巴山区结下的爱情纽带在城市生活的漩涡里愈来愈脆弱。最后，一对恋人不得不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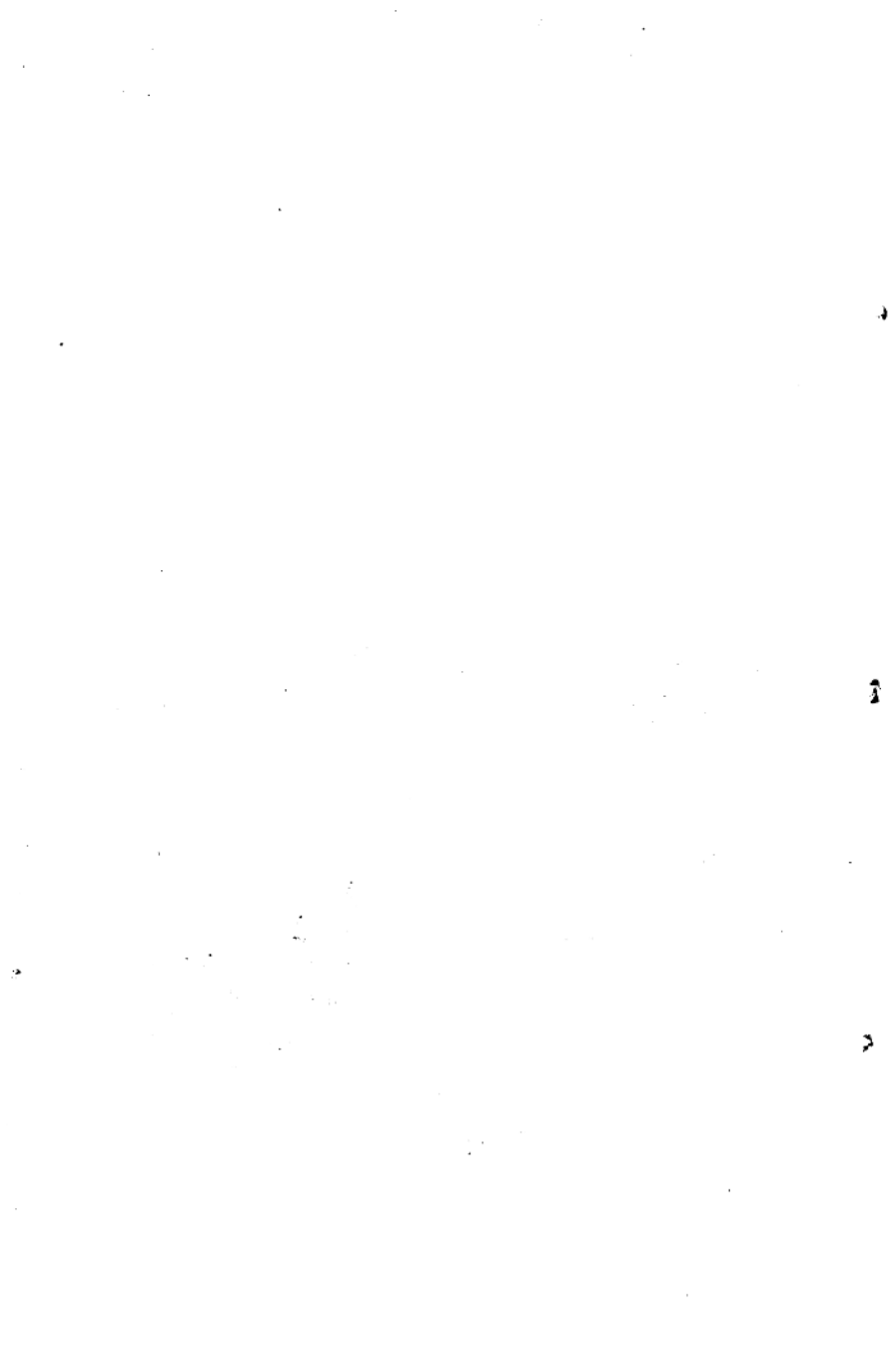
现代都市的时代特征、人事沉浮、商海波澜；现代城市人的功名搏击、才色猎取，在本书中描写得色彩纷

呈，展现得淋漓尽致，令人读后感慨万端，受益菲浅，是一部有深刻的现实教育意义的作品。

编 者

2000 年 2 月 15 日

上卷：分手之前



1

一辆来自大巴山深处的破烂客车，经过一天一夜的颠颠簸簸、走走停停、修修补补，带着全身疲惫满车尘土，终于到了天府城的北门汽车站。

明玉石提着行囊走下车，重重地把它放在地上，然后长长地伸了个懒腰，又长长地打了个哈欠。这当儿，他的女友白雪也走下了车，他发现她脸上美丽的红润颜色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疲倦和苍白。他知道女人的容颜与睡眠有关，更知道她昨夜根本就没人睡。这样颠簸的车，恐怕只有属猪的人才睡得着。她是属蛇的，他是属猴的，乃灵性动物，警觉性都很高。

“今晚一定让她好好睡个觉。”明玉石心里说。

两人向出站口走去。明玉石的行囊很重，里面装着两人的生活用品和一大包送人的大巴山土特产品，还有他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什么的。白雪见他提着有些吃力，提出搭一只手帮他，却被他拒绝了，说没有多重。他说得轻描淡写。其实是体贴她。恋爱中的男人，是最体贴女友的。他索性把行囊扛在肩上，这样便于走路，也便于用力。白雪将挂在肩上的那个黑色人造革小包移到胸前，右手下意识的放在上面，紧随其后。那小包里装

着几百元钱，是明玉石教书十年辛辛苦苦的积蓄，她害怕被小偷偷走。一年前，她听一个去过天府城的同学讲，他亲眼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一个小偷把两个打扮时髦的姑娘的钱偷走了，而两个姑娘却一点不知。她相信小偷高超的偷技。可后来就不相信了，那个同学补充说，那两个姑娘都把钱放在身体最敏感的部位，一个放在乳罩里，另一个放在内裤里。他分明是在吹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从那以后，白雪不再跟他往来了，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不过，天府城小偷的厉害和猖獗，她是早有所闻了，据说偷技跟重庆的小偷差不多。

走出出站口，他们才发现车站紧邻一条繁华大街。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楼房与云接吻，一座比一座高，一座比一座雄伟，一座比一座华丽漂亮，前后左右到处都是，他们感到自己仿佛置身于大巴山的森林之中。街道宽阔而笔直。人流如潮，就像出穴的群蚁，黑压压的。一辆辆汽车滚来滚去。交通岗上的年轻警察，正潇洒地打着手势。

天府城是大西南最大的城市，同时也是大西南的商贸中心、交通中心、文化中心。明玉石和白雪是生平第一次来这里，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好奇，这盯盯那望望，那神情真有点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尽管他们身体疲乏，但心里总是不时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激动，就像有一只快乐的小鹿在跳来跳去。这座只有在电视里看到的城市，这座只有在睡梦中见到的城市，如今就在他们眼前，怎不叫他们激动呢！何况他们还要在这座城市工作和生活呢。明玉石这才明白，怪不得每年都有那么多人涌入这里。

杨野的“布老虎广告公司”设在市中心的芙蓉宾馆四楼。这是杨野在信中告诉给明玉石的，还把乘车路线告诉了他。

这家宾馆有电梯设备，可是他们不知道，只有老实地爬楼，累得明玉石气喘吁吁。分别五年的老朋友即将相见，明玉石的心

里既激动又兴奋。白雪和杨野虽不是老朋友，但她心里同样感到高兴，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一直为明玉石有这样一位朋友感到自豪感到骄傲。如果不是杨野来信叫他们去天府城工作，他们恐怕这一辈子都难走出贫穷大山里的那所破破烂烂的小学校，会当一辈子孩子王。

四楼到了，他们看到了“布老虎广告公司”的铜牌子，遗憾是门被紧紧地关着。明玉石敲起门来，“咚咚咚”的声音在幽深的巷道里特别响亮。

怎么屋里没有人呢？是不是下班了？

明玉石抬腕看看手表，发现还没到下班时间。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公司没有一个人呢？杨野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最担心他触犯法律。如果那样，就意味着他的公司不能接纳他们，他们只有悻悻地回到大巴山重操旧业。他们是主动辞了职的，虎校长还会要吗？如果虎校长不要，他们又干什么呢？总不能脸朝黄土背朝天当一辈子农民吧，他们一向认为当农民是最没出息的人，何况他们也没有脸面回去，好马不吃回头草，也知道出门坎低进门坎高这句俗话。

千里迢迢来天府城找杨野，可是他们连杨野的面也没见着，心里真有些失望。

明玉石和白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只感到自己好像掉进了茫茫的汪洋之中。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柔和声音飘了过来，问他们二位找谁？

两人扭头一看，只见一个西装革履的小伙子，面带一丝笑容，彬彬有礼地向他们走来。

明玉石忙说：“我们找布老虎公司的经理杨野，请问他到哪里去了？公司里怎么没有人呢？”

小伙子说：“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杨野的老乡，是不是刚从

大巴山来？”

白雪点点头。

小伙子说：“春天来了，杨野的公司放假半个月，带着他老婆和女儿到九寨沟旅游去了。”

明玉石忙问：“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吗？我们是专程从大巴山来找他呀。”

小伙子说：“他是前天走的，估计他至少要一星期才回来。”

明玉石一阵无奈地摇头：“唉！运气真不好，专程来找他他又到九寨沟去了。”接着埋怨道，“咋不写信告诉我呢？来不及写信，发个电报也可以，那样的话我们会缓几天来。”

“这么说，你们事先有约？”

“是的，他叫我接到他的信后就来天府城。”

“我也是杨野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个做事很周到的人，我估计他一定给你们写了信或发了电报，肯定你们没有收到。”

“也许。同志，你是不是也在杨野的公司工作？”

“不，”小伙子一指楼道上那个房间，“我在那家公司工作，是搞商贸的，我弄不懂广告。”

明玉石和白雪循指望去，只见那里挂着一个长方形的铜字招牌，上面工整地写着“四川大盆地商贸有限公司”。

“你们公司没出去旅游？”

“我们很忙，不像杨野那么清闲，也没有他的经济条件好。”

“这么说，杨野‘发’了？”

“是的。他这人既聪明又精明，还有一表人才，能不‘发’吗？”

“你也肯定‘发’了？”

“我没有‘发’，我是这家公司的打工仔，打工仔不会‘发’的。”

明玉石重重地叹息一声，看着白雪说：“看来我们只有等他

了。”

小伙子说：“我看只有这样。你们是首次来天府城吗？那肯定对天府城不熟悉，这不要紧，我们马上下班了，我带你们去找家便宜的国营旅馆。千万不要住私人旅馆，那些旅馆又脏又乱。谢什么？不用谢，都是出门人。对，我也是外地人，老家在川东，你们叫我阿江吧。不用谢了，你们既然是杨野的朋友，也就等于是我的朋友。我和杨野就是在这里认识的，那时他还在这家广告公司打工，如今他已是老板了，我却还是个打工仔，多没能耐。我不会成为老板的，我没有他精明。你们觉得他成为老板不可思议，其实没什么，很简单。你们对这个感兴趣？现在不讲，改天讲吧。不，我不能讲，这算是他的隐私。其实这也不算什么隐私，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你们今后自会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外地人要想在天府城混出个名堂，是很难的，比古时的蜀道还难，我理解他……”

2

杨野的确是到风景秀丽的九寨沟去了，像许多有钱人一样去旅游。春天，是旅游大好河山的黄金季节。

杨野也的确是带着他的老婆和他那刚满十七周岁的孩子，开着那辆桑塔纳。要是在半年前，他是绝对没有那种心情去旅游

的，因为那时他还是布老虎广告公司一个地地道道的打工仔，一个没根的外地人，就像水上的浮萍。而现在他不同了，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愁钱用，而且还懂得享受生活。照他自己的话说，人生短暂，就是要抓住时机好好享受。虽然他还年轻，才二十七岁。

杨野能有今天，说来应该感谢他老婆古月琴。如果当初古月琴不聘用他，他是绝对没有今天的。

一年前，也就是去年春节过后，被生活碰得头破血流的杨野，偶尔在《天府晚报》上看到了一则招聘广告，说布老虎广告公司招聘一名经理助理，要求是男性，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懂广告业务，大专文化，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那时，杨野已被一家公司解聘，整天呆在城郊结合部的一间民房里无所事事，他不知道下一步该踏向何处，不知道这种近乎流浪的日子什么时候才会结束，不知道人生的归宿到底在哪里，一切都好像在恍惚的梦中，又似在半醒半醉的意识里。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那就是他在天府城的生活越来越艰难了，可以说处于人生的非常时期。衣兜的钱不多了，再过半个月，房子的租期就到了，如果没钱续租，那就意味着他被这个他苦苦挣扎了四年的城市所抛弃。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他一心想混出名堂。

这是一间只有八个平方的小屋，既潮湿又阴暗。脏衣服要是两天不洗，领口袖口就会发霉。就是大白天，屋里也显得朦朦胧胧的。以前，杨野白天上班，只有晚上才回到这里落脚，没有发现这一点。现在他整天呆在屋里，不是睡觉就是闷坐，这时他才发现他呆的小屋就是一座人间地狱。屋里很肮脏很零乱。脏衣服脏袜子这一堆那一坨。地上到处都是口痰、卫生纸和烟蒂。破旧的办公桌上，早已爬满一层厚厚的灰尘。床单和被子，乌不溜秋的，根本无法辩清它的本来颜色。由于生活无着落，杨野没有心

思收拾它们，连一点兴趣也没有，直到看到那张晚报，他才有了点精神。

看了广告公司的招聘条件，他失去了信心，因为他不懂广告业务，也不是大专文化。在天府城闯荡四年，他从没在广告公司干过。他毕业于师范学校，只能说具有中等文化。除了这两点，他自认为其他方面还勉强符合，因为他是正宗男性，年龄也在三十五岁以下，也能舞文弄墨。读初中时，他和明玉石就是班上的写作尖子，而且还成立了新绿文学社。考上师范后，还在地区报纸上发表过几篇新闻报道，都是那种“豆腐块”。不管怎么说，他的文字总算变成了铅字。

广告公司的五个要求，他符合三个，这使他仿佛看到了一线希望。至于不懂广告业务，他认为可以学，人都不是生而知之，而是学而知之。至于他不是大专文化，他觉得也不关紧要。凭他的知识积累和这几年闯荡社会的一些经验，自认为已经具备了大专文化，至少可以说相当于大专文化。

如此一想，他有了应聘的信心。但并不抱很大的希望。他知道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他决定明天去试一试，行就行，不行就拉倒，权当作家体验一次生活。

为了明天的应聘，这一夜杨野忙得不亦乐乎，他洗了一套他认为最漂亮的西服，又洗了一件金利来衬衫。那衣服脏得很，他穿出去会被人笑话的。明天去应聘，他深知给人的第一印象。美国人事工程学专家查理高在他的名著《人际工程学中》中，专门用一个章节阐述了“第一印象”的重要性。杨野看过那本书，他对查理高的论述佩服极了。衣服洗干净后，杨野又在房东那里借来电熨斗，把湿漉漉的衣服铺在办公桌上，一遍一遍地熨，直到熨干为止。这时候，已是凌晨两点了。

第二天，杨野早早地起床了。洗漱完毕后，他开始刮胡子，然后又在那张英俊的脸上薄薄地抹上一层大宝美容霜。他没有抹

霜的习惯，一向认为那是女人的专利，自然也就不会去买。现在抹的这瓶霜，不是他买的，而是在商场里捡的。他亲眼看到一个女人的东西掉了，他没有告诉她。他的思想并不高尚，以为那是个钱包，想捡起来发个小财，没想到是瓶霜。有了这瓶霜后，他没有经常抹脸，觉得太麻烦，只有跟女人相约的时候，才抹上一点点。紧接着梳头，再给头发打上摩丝。八点多钟，他出发了，骑着那辆伴随了四年的破自行车。那是他花一百元钱在旧货市场上买的，是永久牌子，除了铃子不响外，全身都响，他觉得它有点像他父亲。他父亲患有严重的支气管炎，喉咙里老是响着。他想成为第一个去广告公司的应聘者，好像去晚了，就失去了一次就业机会。

杨野对天府城的大街小巷可以说了如指掌，他轻车熟路地到了芙蓉宾馆。广告公司的人早已上班了，办公桌擦得干干净净，地板拖得一尘不染。杨野想，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实在是一种福气。

布老虎广告公司很气派，一共租了五间房，有市场部、创意部、工作室、财务室、经理室。杨野不知道在哪间房应聘，巷道里也没这方面的提示。他只有这盯盯那瞧瞧，但样子并不像小偷。他一身西装革履，一双黑色皮鞋擦得锃亮，哪里像小偷呢？那气质，那神态，就更不像了。

财务室一位小姐上厕所，见他探头探脑的样子，问先生找谁？杨野立即说明来意。于是，那小姐把他带到了经理室。

经理古月琴正坐在办公桌边写着什么，听到有人小声敲门，赶忙将头抬起，随即一声“请进”，以为是公司人员向她汇报工作，或者向她请示什么。

“古经理，这位先生前来应聘。”是小姐那甜甜的声音。

古月琴一边向杨野礼貌地点点头，一边热情招呼：“请进。”接着又吩咐那小姐给客人泡杯茶。一见杨野进屋，她又招呼他坐

86755007

下。

杨野没想到这个公司的经理是个女性。她大约四十三岁，算是半老徐娘，但风韵并不犹存，显得清瘦显得苍老，好像曾经被生活折磨过。她没有一般女老板的应有风度和气质，耳垂上没有金耳环，手指上也没有金戒指，显得很普通，普通得连眉毛也没画，口红也没抹，就像普通家庭的主妇。像她这种长相的女人，杨野觉得天府城到处都是。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

如果说古月琴的第一印象杨野觉得不怎么样的话，那么杨野给古月琴的第一印象还相当不错。小伙子长相不俗，一米七的个子显得孔武伟岸，五官也配搭得很合理，再加上那套笔挺的西装，使他不仅给人一种英俊潇洒之感，而且还使人感到他的阳刚之美。古月琴觉得他有点像那个从台湾跑到美国去发展的混血儿歌星费翔。她知道他唱的《故乡的云》，也知道《冬天里的一把火》。那一年，大兴安岭起火了，有人说就是他那把火点燃的。

“你是昨天看到晚报的？”古月琴放下手中的笔认真地问。

杨野点下头：“嗯。”

“你看了后有什么想法？”

“我看了后就想来应聘，并希望能被贵公司聘用。我觉得在贵公司工作是一种荣幸。”

“你觉得你能胜任经理助理这一工作吗？”

“完全能。我一定当好经理的帮手，让经理少操劳少操心。”

“你熟悉广告业务吗？”

“这个，不瞒经理说，我从没搞过，但我觉得它并不是很难，我相信自己能在很短的时间里熟悉它。”

古月琴一声冷笑，目光里有了轻蔑，没想到第一个应聘者竟然是个门外汉。

“你有没有广告意识？换句话说，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广告？”

“这个我知道。如果用准确的文字解释，我恐怕解释不好，

我只有按照我的理解去解释。广告，好像就是报刊、电视里出现的那种人们不爱看的东两，或者说看了就烦的东西……”

话还没说完，古月琴就忍不住笑了，她知道这样不礼貌，渐渐收敛笑容，声音柔和地问：“还有呢？”

杨野却振振有词：“还有就是高楼大厦上的木牌子，电线杆上的铁牌子，繁华地带的巨幅油画，还有电子显示屏，还有厕所里贴的那些治疗各种性病的纸张。还有很多，我一时想不起了。”

古月琴微微一笑：“看来你还知道得挺多。”

“哪里哪里，经理过奖了。”杨野有些不好意思，不知她是在夸奖他还是在讽刺他。

“你知道广告公司是做什么的吗？”

“我估计就是为企业宣传产品，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知名度，让顾客产生购买欲。说到底，广告公司就是赚企业的产品宣传费。”

古月琴心悦诚服地点点头：“对，你说得很对。”

杨野有些飘飘然：“我估计是这样。”

“你既然估计得那么正确，请你估计一下广告公司的业务来源。”

“业务来源肯定是商家。广告公司必须具备一批高水平的策划人员，拿出一套或者几套最佳策划方案，让商家选择。如果商家满意其中一套策划方案，那这笔业务就算成交了。当然商家要拿一笔钱给广告公司，具体拿多少，我估计要看商家所选的策划方案。比如电视广告，据说上中央台就贵些，上地方台就便宜得多，而且还要看你选在哪个时间播出，如果是晚上的黄金时间，那就更贵。”

对于一个广告门外汉来说，能有这样好的悟性，古月琴觉得不错。为此，她的兴趣越来越浓。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